

憶戰時陪都重慶（續完）

趙宗鼎

烽火漫天鎮靜忍耐

重慶是我們戰時的首都，自從我軍事失利，武漢撤守以後，也就成了敵人騷擾的重要目標，除了陰雲密布視線不明的雨天以外，敵人的飛機從來就很少有放過空襲重慶的機會的，因此重慶被敵機的破壞，並不亞於英國倫敦，和法國巴黎等大都市，但是在烽火漫天能高度鎮靜和忍耐，而又能從廢墟裏爬起來迅速重建的精神，則為任何國家所不及，所以英國路透社駐在重慶的記者，曾向倫敦發出電訊贊譽我中華民族為永遠不會被征服的民族，當時英國政府還派了幾位專家來到重慶，實地考察我們的空襲防空情形，寫成專題報告用作改進的參考，這都並不是偶然的，重慶雖然經常被炸，但最嚴重的幾次還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和四日這幾天。

五月四日傍晚重慶被炸，計死四千四百餘人，傷三千一百餘人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曾說：「此次渝市轟炸實為余有生以來第一次不忍睹之慘事。昨夜為救護難民事，通宵籌劃督行。觀我民衆，遭此慘痛，仍無一句怨恨抗戰

之言，余思之更難自安。對此純潔之同胞，其精神之可愛更增余樂觀與勇氣矣。」

蔣委員長夫人曾在洛杉磯演說，略謂：「戰時首都重慶為一切活動之中心，每值晴朗時節，環城無隙大霧之時，常遭日機轟炸與掃射。全城繁盛商業區，屢被日機毀壞，幸賴我人民之復興精神不為稍餒，每次轟炸後，解除警報之尾聲尚未停止，而居民即回至其被焚之店舖或住宅，以搶救其可能搶救之物品。數日後，臨時蓋造之茅舍與建築，又出現於舊址之上矣。當時吾人皆知敵人之企圖，乃使吾人體力因極度疲乏而喪失抗戰意志，而吾人心志堅定，決不屈服。」

當時筆者正供職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，團部的地點是在兩路口教門廳，通惠中學內，距離市中心區還有數公里之遙，我記得有一次重慶市區夜間突被空襲，房屋被炸，燃燒甚烈，中央團部的員工充份發揮了團隊精神，不顧危險攜帶救護工具跑步進入市區搶救，直至天明始焦頭爛額疲憊不堪的回來，就在這天還發生了一個不小的誤會，因為我們救災後回到團部已經是翌日上午六點多鐘，天氣又熱，大家匆匆的淋浴更

衣，喝完了兩碗稀飯，還未來得及整理環境，突然書記長陳辭修（誠）先生來到了團部，他一見各處凌亂的情形，極為震怒，立刻就叫號兵吹緊急集合號，我們聽到號音趕快奔到禮堂集合，隊形站好以後，陳辭公他第一句話就說：「總務處長將現有集合的人，排成單行，帶他們環繞辦公室、餐廳、寢室、廚房各處看看以後再回到禮堂來」，中央團部並沒有總務處，兼辦總務的是書記長辦公處，那時的處長是葉溯中先生（在台病逝），他不住在團部，副處長是項定榮先生（現在美國辦報），祕書是謝然之先生（前台灣新生報社長現為外交部派駐薩爾瓦多大使），項、謝兩位先生那時還沒有結婚，他們都是住在團部裏面，如是由項副處長率領環繞團部各處一週，回到禮堂站好以後，陳辭公他注視隊形大約有二、三分鐘才開始講話，他說：

「你們這不是青年團，簡直成了亂七八糟的集團，我們的領袖對青年團的期望何等殷切，他把青年團視為中國國民黨的新血，也就是將來中國國民黨接棒的繼承人，我真沒有想到你們這班在團部的職員會腐化到這種程度，真是令人傷心

版合聯報各慶重

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

重慶各報聯合版

各報聯合委員會啓事

本會自成立以來，承蒙各界人士之熱烈支持，業務日見發達。茲為擴大宣傳，特將本會所屬各報之內容，自即日起，全部合併出版。此舉不僅有利於讀者之閱讀，亦有助於抗戰宣傳之深入。特此啓事。

本報代收捐助款物總報告

自抗戰爆發以來，本報承蒙各界人士之慷慨捐助，款物源源而來。此舉不僅顯示了國民之愛國熱忱，亦為抗戰事業提供了有力之支持。特此報告，以誌謝忱。

新華日報復刊啓事

本報因故停刊，現已籌備就緒，定於近日復刊。屆時將以更豐富之內容，為讀者服務。特此啓事。

中央日報復刊啓事

本報因故停刊，現已籌備就緒，定於近日復刊。屆時將以更豐富之內容，為讀者服務。特此啓事。

西南日報復刊啓事

本報因故停刊，現已籌備就緒，定於近日復刊。屆時將以更豐富之內容，為讀者服務。特此啓事。

時事新報啓事

本報因故停刊，現已籌備就緒，定於近日復刊。屆時將以更豐富之內容，為讀者服務。特此啓事。

重慶衛戍總司令部

本司令部為維護治安，特頒布各項規定。凡我市民，務請一體遵照。如有違反，定予嚴懲。特此公告。

財政部通告

財政部為整理財政，特頒布各項規定。凡我國民，務請一體遵照。如有違反，定予嚴懲。特此通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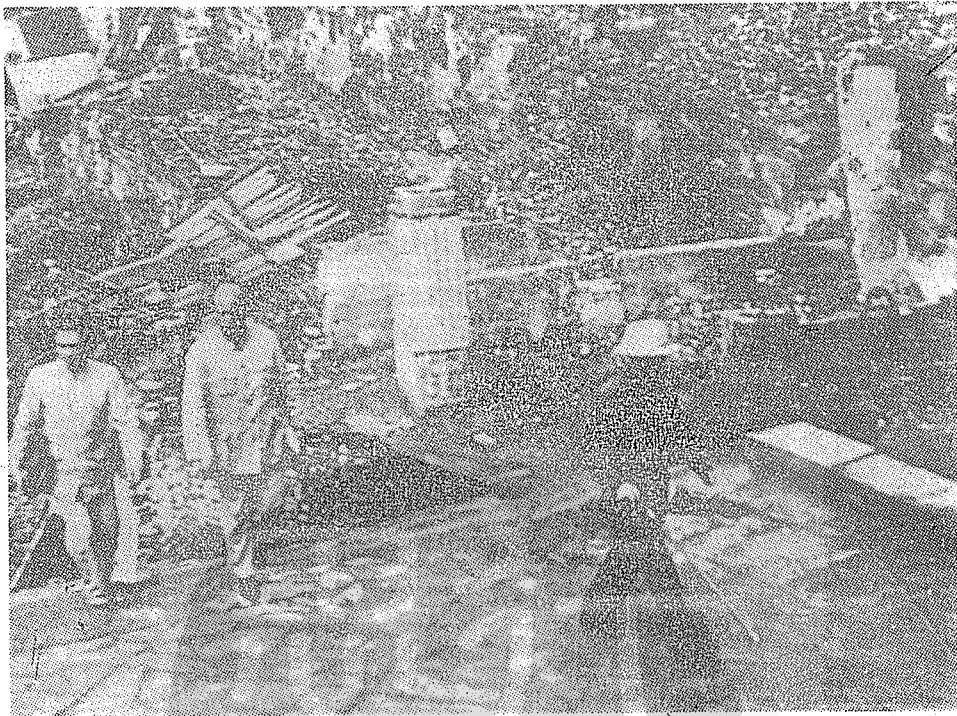
日四、日三月五年八十二國民在時，版合聯次一的有未前空上史業報國中
 合聯中洞山在乃，炸被數多紙報家十的慶重都陪，後慶重炸轟舉大機日，
 。聞新導報續繼，版合聯一此印編

……」。他把我們一直訓了一個小時零三十一分鐘沒有叫我們「稍息」，最後還說一定要查明責任來嚴辦，當時因為陳辭公是在盛怒之下，處長以上的又都沒有在場，我們這些秘書、組長、辦事員，以下的職員誰也沒有站出來辯明這件事實的經過，後來也就雷聲大，雨點小的沒有下文，既沒有「飭查」，更沒有「嚴辦」，聽說是

一位處長向陳辭公說明了我們救災經過，才將這場誤會澄清，現在台灣中央團部的老同事很多，一定還能記得這件事。

隨後不久中央團部，也遭遇了一次敵機的轟炸，團部進大門下坡的左面，有一座獨立的小洋房，是委員的休息室，屋後有一個小型的兩操場，上面蓋的是竹子，操場旁邊開了一個防空洞，有兩道洞門都是朝着雨操場這一個方向，每次警報響了以後，竹棚裏面總有人在徘徊觀望，因為竹棚距離洞門近在咫尺，緊急時進入方便，那天團部有一個重要會議，剛剛散會空襲警報就響了，組織處長康兆民（澤）先生他本來是住在復興關山上的，可能他還有要事尚待處理，所以他沒有離開，也一同站在竹棚底下，等待空襲的消息，這天正是筆者值日，我接聽到緊急警報敵機已過「北碚」後，我立即趕往防空洞口，康先生見我走近問我消息如何，我告訴他敵機即將進入市區，他用雙手一揚，叫大家快些進入洞內，康先生這一舉動，誰也不敢再在外面逗留，等到全部入洞還不到一分鐘，突然聽到轟隆一聲，那團委員休息室和洞前的雨操場全被炸燬，我們在洞內因為受了強烈空氣的壓力幾乎摔倒，可是很倖倖的並沒有有人傷亡，現在台灣的翁寧三和丘如山兩兄當時都在洞內，這次如果不是康先生在場，一定會有不堪想像的後果，說不定筆者也有可能向閻王爺報到去了，因為我也是在空襲時喜歡徘徊竹棚下的常「客」。

全國上下同舟共濟



日寇飛機狂炸陪都，蔣委員長親臨被炸的重慶災區視察。

重慶在連續被敵機空襲的當中，還發生過一次大隧道的窒息慘案，這個慘案事件，是在民國三十年六月五日的夜間發生的，大隧道是在重慶市中心區，教場口十八梯，這個隧道有四千多公尺長，因為工程還沒有全部完成，所以內部還沒有裝通風設備，最大的設計錯誤，是兩扇堅固的隧道大門不應該朝向裏開，偏偏那天的疲勞空襲又長達五小時又三十分鐘之久，從下午六時開始，一直到晚間十一時二十九分警報才告解除，這天氣候非常悶熱，在隧道門僅餘一點空隙的時候，還有不少的男女老幼拚命擠入等到塞滿以後洞門無法打開，裏面就發生了震撼一時的重慶大隧道慘案，依據當時報紙的記載共計傷亡一千二百多人，筆者於六月六日清晨曾往現場，看見許多屍體擺在路傍正用卡車運往郊區任人認領，這些屍體的衣

服全被撕破無一完整，真是慘不忍觀，重慶市警察局長唐令果（毅）先生正在揮汗指揮處理善後工作，當天委員長蔣公亦親臨視察，並下令撫恤傷亡，嚴飭改進防空洞設備，更將當時兼防空司令劉經扶先生（峙）副司令胡伯翰將軍市長吳國楨等分別予以處分，才了結了這場公案。

重慶先後遭遇了幾年來的空襲轟炸，房屋被燬，民衆傷亡已無法作詳確的統計，而我後方仍然屹立如山，絲毫未爲所動，這種大無畏的精神，是值得大家學習和重振的。

戰時團隊精神的培養，導源於廬山訓練團，旋因抗日戰起，西遷武昌珞珈山，後因戰爭劇烈再遷四川峨眉山，最後乃遷重慶浮圖關（後改稱復興關），始正名爲中央訓練團，仍由蔣公親兼團長，以陳辭修先生爲教育長，由王東原先生代理，此時中訓團的規模已加擴大，組織亦極健全，所聘教授講師均爲國內外知名之士，召訓的團員非常廣泛，凡我政府所屬之黨、政、軍機關、部隊、學校各級重要幹部，均訂有分別調訓的程序，包括敵前作戰的將領，敵後淪陷區的工作人員，以及海外黨務、僑胞均因受委員長蔣公的精神感召，咸以能參加中訓團受訓爲榮，訓期雖短，而獲致團隊精神的發揚，絕非數字所能形容於萬一。

比如各學校學生，自動自發的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從軍熱潮；大專院校學生的自律，發動清除共黨潛伏各學校的職業學生等等，於民間如重慶市各區民防團隊的編組，在空襲被炸及各種災害時，亦高度表現了互助互救的民間潛力，當時除了共



炸彈下繁榮起來的重慶市街，屢炸屢建，不屈不撓。

黨陽奉陰違，別具用心的到處挑撥離間，破壞我團結外，可以說在重慶時代的團隊精神是發揮到了極致的。目前台灣雖沒有遭遇到匪機的轟炸，可是居安思危，誰也不能肯定匪機不會突然飛來空襲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這就是我們必須重振重慶精神的道理。

這篇瑣憶雖然是憑着記憶寫出來的，但是筆者一點也沒有誇張，更沒有渲染。完全是依據當時的事實，憑客觀的看法，自信態度嚴謹，秉筆直書而成，事後檢討當時的團隊精神，為什麼會發展到如斯的最高境界，此無他，就是當時委員長 蔣公能高瞻

遠矚的正確領導，大家都能抱定犧牲小我，相忍為國的決心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抗戰的決策，是以武力與民衆結合的戰爭，政府已衡量了我們永遠不虞匱乏的人力，和永遠不會屈服的士氣與民心，我們的戰略是以廣大的空間來換取時間，誘敵深入後再乘機予以殲滅，我們也估計了敵人的國力和資源，及其究能支撐多久的戰備，我們知道敵人的優勢，也瞭解敵人的弱點，才粉碎了敵人妄想速戰速決的企圖，更奠定了我獲得最後勝利的果實。

時代是在一天天的飛躍進步，過去重慶所發生的問題，與目前台灣的一切遭遇自然不盡相同，但有了問題而必須解決則無二致。

× × × × ×

章君毅著 袁世凱傳 業已出版

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分裝一、二兩冊
合售陸拾元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事實的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采的一段，自在本刊連載，極獲讀者歡迎，全部已殺青，並已出版單行本，廿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一、二兩冊合售陸拾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。